

跨域專題

中國西南苗族村寨的發展變遷： 以貴州榕江縣調查為例之研究

江美英

南華大學視覺與媒體藝術學系、通識教學中心講師

摘要

中國大陸西南地區的貴州、雲南、廣西、西藏等地區因位置處邊陲地帶，因而保留較多少數民族村寨的文化特色，是近年大陸調查、規劃、保護與保存民族村寨的重點地區。但因時代急遽發展與變化，大陸西南地區少數民族村寨發展亦發生變化，且變化速度令人在座保護措施與規劃過程中有措手不及之感。在如此迅速發展變遷中，我們的調查，除瞭解各民族村寨的歷史發展與特色，觀察、紀錄近年民族村寨的發展變遷與改變外，提供建議如何保存民族村寨的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作為保存與改造民族村寨更是重要課題。筆者以 2011 年到貴州榕江縣朗洞鎮苗族村寨的調查為例，從打工潮、道路的拓寬、服飾的變化、牯藏等節慶、生活變化等問題與村民對談。筆者在與村民同吃同住，一起放牛，一起過節的生活中，共同感受其發展變遷的歷程，共同思索如何在經濟、文化的衝擊與變化下，適當的保留或保護民族村寨的特色。

關鍵字：民族村寨、苗族、物質遺產、非物質文化遺產

*本文承貴州榕江縣朗洞鎮六個村寨相關單位及村民、北京大學孫華教授、貴州省王紅光局長、榕江縣文管所等先生們及所有兩岸學員協助調查、提供圖文資料、相關建議，特此申謝。



一、前言

(一) 研究動機

隨著大陸近年村村通道路，戶戶通電話，家家有自來水，家家有彩電，鄉村改造的大環境因素影響下，中國西南地區保存具有特色的少數民族村寨，正迅速遭受破壞。偏僻地區生活環境的改善，是時代潮流所趨，居民的意願選擇應是最優先的考量，如何在大環境衝擊下，讓民族村寨繼續保持民族文化特色，但又不影響小孩就學、中青年就業，老年就醫的發展情況下，兩者均能兼顧。因此北京大學文化保護遺產研究中心、考古文博學院孫華教授從 2008 年至 2010 年配合大陸十一五計畫、十二五計畫，陸續進行少數民族村寨調查，2011 年 7 月的調查，決定以貴州榕江縣苗寨及雲南白族村寨作調查研究。¹筆者因 2010 年參加貴州花西區大洪村苗族村寨、黔東南苗侗自治區劍河縣南寨鄉展留村苗寨、²黔西北畢節地區六寨苗、大南山苗寨的調查，因此 2011 年 7-8 月延續苗族村寨的調查，於貴州榕江縣朗洞鎮苗寨進行調查。

(二) 調查研究地區範圍的選擇與相關安排

2008 年至 2010 年的少數民族村寨調查跨貴州及四川兩省，且這些具有特色的村寨均位於偏遠補給不易的地區，每省又分 5-6 組在各個不同縣進行調查，主持人孫華老師每個村寨平均只能停留指導幾天，無法每天視察各組的調查工作其他時間，只能每天電話聯繫指導工作進行，擔心學員的生活、健康、安全等。2008-2010 年暑期貴州黔東南自治區的調查，每組均有於大學任教的老師及有調查經驗的研究生學員當組長並進行統稿工作，在孫華老師、貴州省王紅光局長擬定的調查大綱準則下，及各縣文化相關單位人員陪同下，順利完成調查並完成調研報告。四川方面的相關調研及考察報告亦均順利完成。

總結數年村寨調查方式的優缺點，2010 年主持人孫華教授決定以貴州黔東南苗寨與雲南劍川白族村寨為重點。貴州苗族村寨調查，孫華教授與貴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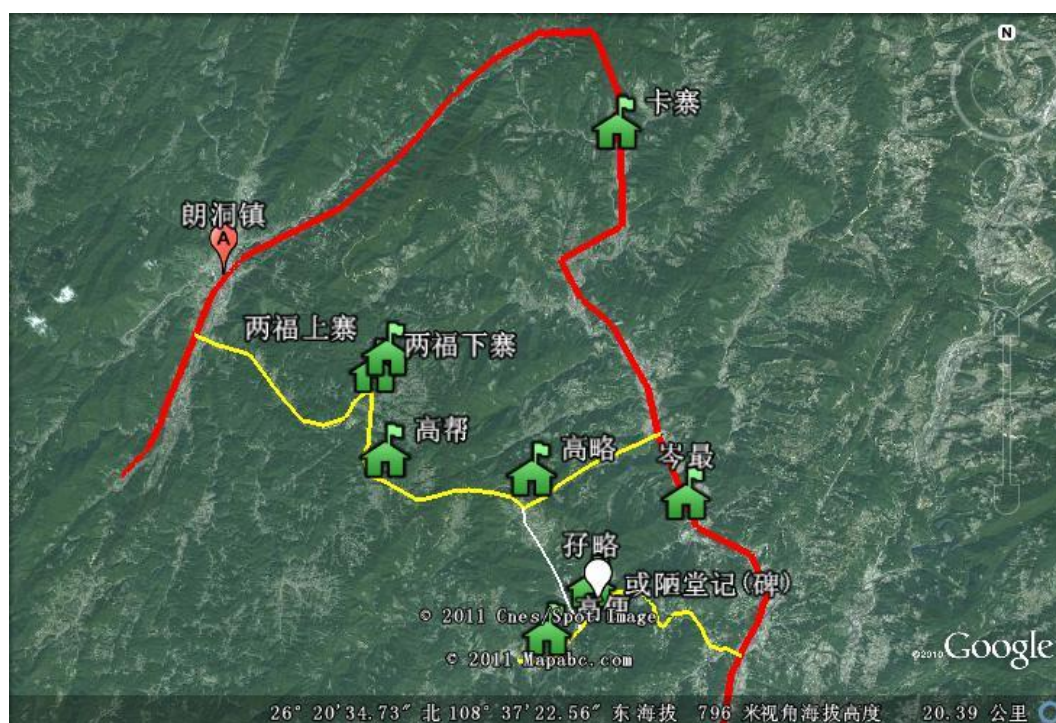
¹相關計畫緣起與調查研究，參江美英，〈貴州民族村寨調查-民族學、人類學、考古學的跨域思索〉，南華大學，《通識教育與跨域研究》第十期，2011 年 6 月，頁 37-64。

²孫華、王紅光主編，朱萍彙整，江美英等撰寫，《貴州黔東南劍河縣南寨鄉展留村調研報告》，2010 年 7 月底已完成初稿，將與其他村寨調查資料一起出版叢書。



文物局王紅光局長，決定採取集中在榕江縣朗洞鎮高坡四寨、河邊四寨的苗族村寨擇保存較佳的苗族村寨進行調查，調查主要是由貴州文物局龍佑銘處長、貴州文物保護中心石斌老師負責與榕江縣文化單位聯繫協調，具體工作由榕江縣文管所王建文所長、梅所長負責。³調查地點最後選定五個苗族村寨及一個鄰近侗族村寨。基本是在一條線上，屬於同一文化族群，一天車程可走遍六個調查村寨，且物品補給較容易，學員身體不適就醫也方便。

調查地點分六組，貴州榕江縣朗洞鎮的五個苗寨：河邊四寨中的卡寨村、岑最村兩個村寨、高山四寨中的高略村、高幫村、兩福村三個村寨，以下文中分別說明各村寨的特色、各組調研情況及各組調研後的相關建議。高便村為侗寨，擬與 2012 年 7-8 月湖南懷化通道縣侗寨調研另文討論。⁴



地圖資料：此圖為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陳筱博士參 Google 網頁製作，特此申謝。

苗族在不同時期，稱謂各不相同。相傳其源於炎黃時代的九黎族，堯舜

³2011 年 7 月 24-25 日，石斌、陳筱、王建文、劉秀丹作先期考察，選定六個調查村寨，並製作考察簡報於 2011 年 7 月 27 日培訓時向學員匯報各村狀況，有助調研工作進行。本文部分圖文由先前調查組簡報及全體學員各組匯報及調研報告提供，特此申謝。

⁴2011 年西南調查村寨成員。有大陸：北京大學、中央民族大學、北京理工大學、天津大學師生。台灣：台南藝術大學、雲林科技大學、中央大學、台北藝術大學等學生。本次調研記錄與本人 2011 年 6 月〈貴州民族村寨調查-民族學、人類學、考古學的跨域思索〉文中不同處，在於將各組學員完成調查後簡報及調研中一些建議放於文中，讓讀者瞭解兩岸三地研究生對少數民族村何去何從的想法。詳細報告資料參北京大學孫華教授編撰的調研報告叢書。



時期稱三苗、有苗，商周稱南蠻，秦漢稱武陵蠻，唐代稱苗，明清時稱為更多更細。現在一般統稱為苗族。民國時期貴州榕江縣內的苗族，根據居住地稱為山苗、高坡苗，因服飾不同稱為黑苗、花苗、紅苗、長裙苗、短裙苗。榕江縣朗洞鎮苗族主要有長裙苗、短裙苗和方塊苗（對角花苗）。⁵

朗洞鎮的苗族，均為外地遷入。朗洞鎮的苗族主要是南北朝時期，武陵山地區沿沅江西遷的苗族，後來又有部分苗族由雷山、丹寨、台江等地遷入。⁶

本次調查的榕江縣位於貴州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南部，距省城貴陽198公里，距州府凱里99.6公里。東與黎平縣相連，南與從江縣接壤，西與三都水族自治縣、荔波縣毗連，北與劍河縣為鄰，西北與雷山縣為界。榕江縣面積為3232平方公里，因地處都柳江中上游，古昔有「黔桂水上故道與樞紐」之稱。榕江縣是貴州省重要林業縣之一。⁷

2011年朗洞鎮政府前宣傳資料統計：「各村寨所在的朗洞鎮位於榕江縣北部，距縣城90公里。它東與黎平縣尚重鎮相鄰，北與劍河縣南哨鄉接壤，為榕江、劍河、黎平三縣交界處。全鎮土地面積241.6平方公里，轄20個行政村，1個居委會，76個自然村寨，約23,000人。朗洞鎮為苗、侗、漢等多民族聚居地，少數民族約占總人口的77%，其中苗族占42%，侗族占35%，古樸獨特的苗侗風情絢麗多彩。朗洞自然生態環境優美，物產豐富，全鎮森林覆蓋率為78%，耕地面積12608.45畝，其中稻田11235.65畝，人均耕地面積0.59畝。地處亞熱帶季風氣候，年平均氣溫16.4℃，四季分明、土地肥沃、雨量充沛」。⁸

本次所調查的地區是所謂「卡寨片區」的五個苗族村寨：服飾以成雙對角相應、或似戰國時期祖先所穿之鎧甲圖案，或因女孩跳蘆笙舞時圍成八卦圖案，而有「對角花苗」、「鎧甲苗」、「八卦苗」、「黑苗」之稱的一群數千人至萬人的苗族村寨。沿著廣河（都柳江）屬於河邊寨的卡寨村及岑最村。及高山四寨中高略村、高幫村、兩福村三個村寨。一進這五個村寨裡除了大樹、木構造吊角樓建築群外，傳統苗服都是以鮮豔橘色為主。地點集中、服飾相同、文化具共同性等，是先期考察小組考慮以「卡寨片區」的對角花苗為2012年8月貴州組調研重點區域的原因。全國苗寨僅有這個區域是以橘色為主的對角鎧甲苗。這一支系的苗族文化特色一直都保持傳統風格，但近兩三年隨著道路陸續開通，除卡寨村、岑最村早因有朗寨（朗洞鎮至寨蒿鎮）公路變

⁵此資料由榕江縣文管所王建文所長及所裡工作人員整理提供，特此申謝。

⁶同註5，榕江縣文管所提供。

⁷參貴州省榕江縣地方誌編纂委員會編，《榕江縣誌：概述》，貴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

⁸參2011年朗洞鎮政府前宣傳資料：榕江縣文管所提供。



化較大外，高山諸寨建築等已陸續變化，再兩三年石子路鋪成柏油路後，變化更會急速加劇，故此時因儘速把卡寨片區鎧甲花苗的記錄保存下來。這也是 2011 年 7-8 月西南村寨調研的主要目的。

另外文化大革命之後持除了少數村寨還舉行，大多村寨都已經不舉辦的牯藏節，這幾個村寨年紀稍長 50 餘歲以上的村民都曾經歷過，是苗族文化最具特色的節慶，他們回憶當年有何想法？要恢復舉辦？會吹蘆笙、有興趣學蘆笙的人愈來愈少怎麼辦？年輕人苗語都說不好，古老的苗歌更難學，如何傳續？關於苗族所有故事、傳說與未來，我們都想傾聽村民的想法。

二、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縣卡寨及岑最河邊二寨

（一）卡寨村

卡寨有 5 個自然村，包括上寨、下寨、新寨、赧望、下半溪，全村有 11 個村民小組，共 406 戶，2046 人。上寨、赧望絕大多數村民為苗族，其餘各寨苗族、漢族融合居住，但漢族人數居多，並有極少數侗族。⁹

上下寨為卡寨的中心村寨，人數最多，與對面的宰岑、高滾侗寨隔河相望，其生活方式、民族傳統風格迥異但又相互交融，形成不同民族和睦共存，互相影響的獨特景觀，為民族村落研究的重要材料。

住房部分為傳統木結構建築，房頂覆杉樹皮或磚瓦，近年來木結構傳統不變，但磚瓦房頂比例大增，尤其卡寨村在卡寨片苗寨中交通最方便，也開始發展旅遊。

卡寨服飾是榕江苗族服飾文化中具有獨特的文化形式，特別是女性服飾雍容華貴，被有關專家稱為「漢唐」樣式和「戰袍似的八卦衣裙」。圖案以吉祥物、龍、鳳、花鳥、牛以及山川河流等為主，體現著這支苗族人民對動、植物的圖騰崇拜、各種圖案花紋非常講究對稱性，從衣襟到裙擺花紋圖案都是成雙對角相應。因此，這支苗族被稱之為「對角花苗族」。卡寨的苗族服飾，以方塊對角花紋為特點外，其服飾上溯至戰國時期祖先所穿之鎧甲，當地人自稱為「鎧甲苗」。

苗族傳統節日有吃新節、天年節、稻草節、苗年等，節日期間，大家身

⁹各村寨基本資料均由榕江縣文管所蒐集提供，他們作了先期準備工作，特此申謝。



著民族服飾，吹奏蘆笙，載歌載舞。2008年因其獨特的民族服飾和歌舞，再加上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蘊，被大陸文化部授予「卡寨苗族服飾歌舞文化藝術之鄉」。¹⁰

村子依山而建，多為盤山路，近年來在相關部門主持下，卡寨的各個自然村之間、與外界聯繫道路均修建修建了水泥公路，交通情況大為改善，對外聯繫更方便，同時也開始開發旅遊事業。九十年代以來，卡寨村民外出打工的現象也逐漸普遍。



從二十世紀末開始，村內相繼進行了五改工程等基礎設施建設，包括電改（1999年完成）、路改（2008年完成）、水改（2009年完成）、灶改、廁改（部分完成），危房改造工程預計2015年完成。在改善村容村貌的同時，也為苗寨傳統保持與現代化發展平衡尋求著新的道路。

卡寨村民的漢化現象較為嚴重，出現了一種「苗族追漢」的趨勢，且隨著與外界交流的增多，這一趨勢還會繼續增強。村寨的很多年輕人對傳統苗族節日的重視度普遍降低，不辦「牯驩節」沒有牯驩頭，近幾年也沒有了逢年過節「打牛」的風俗。同時，其他很多傳統技藝的傳承也同樣遭遇挑戰。卡寨苗族牯驩頭與鬥牛傳統的消失，對於研究苗族祭祀儀式與象徵意義、族源傳說等是一重大損失。

卡寨組的成員住在熱情洋溢的村長家，每天村長、村支書都與他們一起用餐，享受苗族的飲食文化。隨時可以採訪，隨時有10位、20位以上老人、婦女、小孩圍繞周遭著，隨時可進行訪談。成員住在村長剛蓋好準備經營民宿的木構造房裡，打開窗戶周圍是綠油油稻田。衛浴設備尚未完善，但不缺水，比起山上的幾個組，卡寨組在生活上此次調查組中最舒適。在卡寨村落文化景觀保護的問題上，組員調研提供以下建議。¹¹

¹⁰參榕江朗洞鎮人民政府《榕江縣中國民間藝術之鄉申報書·卡寨苗族文化藝術之鄉》，2007年4月，頁3。

¹¹卡寨村成員：組長王晴鋒（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生）、葉怡麟（台灣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文化資產維



為村寨探索一條發展與保護相結合的道路，進一步讓村民能夠意識到傳統文化的力量並自覺加以保護。保護傳統技藝傳承人：例如蘆笙舞、蘆笙吹奏、傳統服飾製作、傳統建築等。做好對苗族的口頭傳說、口頭歌曲等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記錄工作。村幹部應該加強保護民族傳統的意識，有關節日風俗與傳統應該創造機會予以保護。

保護生活環境與生產環境的整體性：林、田、水構成了卡寨的主要生產環境。在林地的保護方面，卡寨實施護林措施，有伐有栽、注意防火，在杉木市場需求量逐漸加大的情況下，村寨需要堅持護林育林的措施，保護好林地生產環境。在田地保護方面，卡寨因穿寨公路的建成和危房改造工程的進行，民居逐漸由山上向山腳與平地區轉移，佔用原先的大量耕地，這一趨勢很可能會進一步加強，這使得耕地保護迫在眉睫。

卡寨村落文化景觀的經濟基礎在於農業，要維護好村落發展的生產環境，不僅是要保護生態，更重要的是積極發展農業經濟。當地遭遇旱災，很多距離水源較遠的田地乾涸，且缺乏抽水設備，現在的農業發展還是靠天吃飯。因此在保護耕地、林地的基礎上，積極引進新的技術、設備，做好對農業發展的支援，才能從根本上保護村落的文化景觀。

生活環境方面：卡寨村對村民房前屋後的衛生實施責任制，又修建了上下寨的兩個垃圾池，對生活垃圾進行統一回收、焚燒處理，衛生狀況改觀很大。但仍需要加強村民們的衛生意識，維護好村容村貌。其次，由於卡寨村的民居和穀倉為木結構且排列密集，特別需要注意防火。

做好村落發展的記錄和規劃：現在村落人口和規模處於快速增長階段，對村落文化景觀的自然發展是一個挑戰。如 2009 年上寨在修消防道時，曾拆除了大量年代久遠的穀倉群和民居。影響了村寨空間的整體性。因此需做好未來發展規劃，不能無序任意地發展。

卡寨調查組成員參與了村民的天年節（農曆七月初一）、三朝酒，觀看了村民建房子、染布、紡織、繡花、鬥鳥、趕集等活動，仔細觀察了苗族服飾和髮式，體驗了村民們敬拜祖先和其他的一些信仰活動，漢族的村長在苗寨裡極受尊敬、支書及曾榕江縣府任職學問豐富的老支書，非常熱情好客，筆者三經卡寨，每次都是先坐到有酒有肉擺滿豐盛菜餚的餐桌前，酒足飯飽之後再作訪問交流，大家也常開玩笑到卡寨就「卡住」不易前進。2010 年 8 月 9 日中午卡寨組成員結束調查要離開時，有女同學哭得泣不成聲，村長、支

護研究所碩士生)、孫雪靜(北京大學考古學院本科生)、何月馨(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本科生)、陳筱(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博士生,此次調查組工作協調人員)。



書等村民準備了長長鞭炮，除歡送外，主要表示要大家以後再回來相聚。這樣的情感是許多學員每年都要持續參加村寨調查的主要動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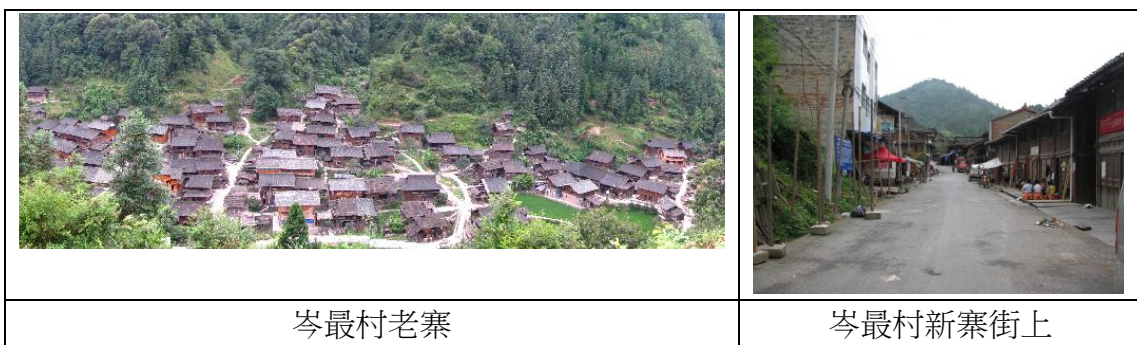
卡寨因交通便利，建築沿坡而建有特色，又與侗族隔河相望，可以同時看到苗、侗兩種面貌，已開始發展旅遊。是此次卡寨片區調查五個村寨中資料最多。其他村寨資料均寥寥可數。希望藉著此次調研，建立對角花苗的相關資料。

(二) 岑最村：

岑最村位於朗洞鎮東南部，距朗洞鎮政府所在地 35 公里，處於岑最河（廣河）的河邊山谷地帶，全村轄有老寨、新寨街上二個自然寨。

新寨位於老寨東側，1992 年從榕江縣城到朗洞鎮的公路修通後，由於交通的便利，人員車輛往來的增多，逐漸沿公路發展成現在的新寨街上。公路的修通直接導致了一個新的村落區出現在原有的老寨之外，使得原來的村落景觀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這一變化不僅是村寨規模的擴大，新的文化內容被移入到原有的村寨文化中，主要是周圍侗族。隨著新街建設的遷入，商業店鋪隨著沿街建築的落成而開張。古老的苗族村寨，人口、人員組成、日常生活方式、生業經濟，都產生了變化。當我們注意到老寨內的傳統建築、傳統習俗時，也不得不正視不過一街之隔外的新寨街上，時時洋溢的新氣息，所代表的新變化。



老寨主要是苗族，而新寨街上則主要是侗族和其他民族，生業方式老寨居民主要依靠農業為生，而新寨街上的居民則主要是依賴商業，建築特色老寨還多是傳統的吊腳樓，新寨街上的房子一樓都是商鋪。雖然如此不同，這二者相安無事的結合，形成了一個整體。老寨與新寨街上，對調查者既是一種景觀上的衝擊，更重要的是提示調查者，在調查苗族特色文化，特色建築



時，如何調和傳統與現代經濟發展的同時，使那些珍貴的物質文化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不至灰飛煙滅於以發展為口號的洪流裡。

關於岑最建村的說法有兩種。一說是起初村民的聚居地並非在岑最，而是在現在寨子下游 3 里遠的地方。某日，姜家的祖先在山裏打野豬，獵狗緊追著野豬來到一口水井旁邊，沾到了井水，苗民發現追野豬回來的狗身上沾了水，跟隨著獵狗才發現了水井，岑最的苗族先輩才搬遷現在老寨所處的地點。

另一說是，以前大寨的居民分住在山的兩側，西北坡上是姜家，東南坡上是楊家，另有田、吳兩家。1925 年為躲避土匪張百川，於是聚居到大寨，因為大寨的前後左右都是山，比較隱蔽安全，不易被土匪發現，土匪攻打過來時，也可逃到後山。

岑最村的苗族傳說是從江西、福建兩地遷徙而來，時代可上溯到唐朝，當時此地是一整片的山林，沒有人願意前往，官府將苗民用繩子捆綁，還用夾子夾住女性的耳垂，強迫他們遷徙，最終來到黔東南。傳唱的苗歌中，紀錄了遷徙的過程。因此村寨的祖先有兩位，後世在相傳埋葬他們的地方修建了如今的兩處土地公祠，這兩位祖先成為村里的守護神，村民口中的菩薩，接受村民的祭拜。

老寨位於山谷，房屋從坡腳依山勢向山上延伸。山間平地一部分被開墾為農田。老寨的選址主因是防衛的需要和安全的考量，不易被敵人發現，又易守難攻。老寨原還有寨門、寨牆。村前開墾農田，屋前屋後也見縫插針種植其他作物，體現的傳統小農自力更生的思想。

新寨則大不同，新寨街上沿公路由南而北發展成一條商貿街，沿街店鋪林立，範圍不僅包括岑最，還遠達周邊村寨。新寨街上，作為一個外來人口居住區和商業區，其景觀特色便如那些每日都會開張的店鋪，是開放的，也是外向的，商業講求擴張性，講究與顧客打交道，這使得新寨街上村民的觀念世界勢必不同於老寨之內的傳統觀念。

岑最組學員住在新寨的小旅店，洗澡等生活叫其他組舒適，但無法感受苗族的飲食特色。村長與村支書都提供最大幫助，並陪同介紹周遭景觀與岑最發展，開放村辦公室給學員整理資料。¹²

¹²岑最村成員：組長張瑞（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生）、陳元棧（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博士生），袁琦（北京理工大學工業設計：文化遺產及理論），段品琪（臺灣雲林科技大學的研究生）、江美英（臺灣南華大學視覺與媒體藝術學系、通識教學中心教師）。



新寨街上與老寨的差異，並未妨礙新老寨緊密的融合。因為新老寨的景觀差異和文化區隔，所反映出的正是傳統與現代，保守與發展，地方性與全球性間的相互作用和互補互融。這一歷史的變遷趨勢，通過岑最新老街的變化而清晰的顯露出來，對於我們保護少數民族獨特的物質與非物質文化，理解少數民族地區人們的想法和需求，都是大有助益。

集體記憶的流失與傳承：苗族傳說，苗語，苗歌，苗族服飾，苗族巫術和藥術，乃至苗族建築，其實營造和維持的都是屬於整個苗寨苗族的集體記憶。這種記憶是歷史、文化的產物，只能傳承而無法複製的，一旦失去，便可能再也難以重現。在調查中，學員意識到岑最村這種集體記憶的弱化趨勢，甚至最終消失的命運也似乎已經並不遙遠。

村民間還是通用苗語，年輕人苗語程度明顯弱於父輩。長期置身漢語教學的環境，或外出打工，他們苗語程度僅停留在日常對話上，古苗語，年輕人大都聽不懂。不光苗語，對苗歌，吹蘆笙技巧的掌握，年輕人遠不如中年人，中年人又不如老年人。年輕人甚至不知傳統苗服正確的穿戴方式。

傳統的建築面臨被改造，被取捨的命運。新式的吊腳樓取代老的，磚房又取代吊腳樓，此類現象在岑最新老寨都有出現。能展示傳統原貌的建築將會愈來愈少。

岑最村屬黔東南一個經濟落後地區，村民有強烈的發展願望和提高生活水準，甚至改變生活方式的想法，現代性的影響已經深入岑最村，這一點已經是既成事實，當前的重點是使這現代文化的入侵，不造成大的破壞性，使傳統的延續成為可能，而不是直接成為對立面。

村長、村支書每天忙碌於老寨、新寨之間，我們的到來增加他們不少負擔，白天陪大家訪問調查兼作解說；晚上把辦公室借給我們整理資料，我們結束工作時再來幫忙鎖門。回想 2011 年 8 月 9 日午後各組集中到岑最會合回榕江縣城時，村長和村支書緊握著我的手，他們說歡迎你再來，我希望我能再回到岑最村看村長及村支書，但我不敢即刻承諾，總之當時感動不已眼眶含淚的我，希望日後再訪岑最這個一街之隔就迥然不同的村寨。

初到岑最村的朋友，乍聽當地居民一見面說歡迎來「親嘴」、「沈醉」都想笑，他們確實是好客。剛抵達看到岑最新街的人都大失所望，但進入老寨後，發現這確是一處令人沈醉的地方，等著大家去發掘她們美麗、自然、純樸的面貌。



三、朗洞高山四寨中三寨：高略、高幫、兩福村

(一) 高略村

高略村風景秀麗，注重保護林地，多杉樹、楠竹，有紅豆杉數百株，十分珍貴。高略村建築從前多木閣樓，近幾年來建房屋加入磚石，但仍以木樓為主，建築以榫卯結構木構樑架為主，風情獨特。

村寨位於深山之中，通盤山土路，交通不便，水資源缺乏，近年來乾旱嚴重，影響農業生產。高略村目前尚缺乏相應的民族旅遊開發，正因如此，保存少數民族村寨面貌為迫在眉睫的問題。

高略村的居民以苗族為主，其中又以江、楊、林三姓為最大宗，江姓又可分為兩支。關於江姓來源的傳說，據大寨寨老兼鬼師江飲龍說，江文秀一支的江氏是第一支遷到高略大寨的人家，遷自黎平。當年他與父親江老黨從江西來到高略時才二十多歲，而村委會前的一棵大水杉，傳說就是由江文秀剛到高略時栽下的，據說已經有 1800 多年歷史了。到江文秀一支已經傳到了十四代人。¹³江文秀在到高略寨之前是先遷徙到了黎平的龍里所（黎平邊緣的一個軍統基地）。江文秀是漢人是因被貴州紅苗驅趕才到榕江縣，當時榕江縣還沒有苗族，他到了高略才與苗族女子結婚，搬到朗洞時才成為苗族人。

江柳丟和江柳淚兩兄弟是寨中另一支江氏的祖先，他們是純正的苗族，在遷移當中也到達了龍里所，認識了江文秀，結伴來到高略。成為來到高略小寨的一支江姓，他們與江文秀一支的江姓家族可以通婚。江家人到這裏之後，跟苗族學吹蘆笙，牯藏牛的儀式也是苗族人教他們的，江家人與當地的苗族通婚繁衍。

小寨林姓的來源，據小寨村民林昌海講述，小寨林家祖先遷徙自江蘇、福建地區，原先是居住於寨外往高幫公路下邊，並非居住於小寨，後來因民國軍閥張大盧、張百川作亂，強佔農田，遂搬進高略寨中避難，所以他們入村的年代比江姓來的晚。他們原是侗族，遷徙到高略之後，與小寨的江姓、楊姓結為兄弟，再與當地的苗人結婚逐漸變成苗族，繁衍至今已歷 13-14 代人。¹⁴

¹³高略組成員推算：按 20-25 年一代人來計算，14 代人綿延年代在 280-350 年左右，與 1800 年相差較大。從高略村發現的其他證據相對應，按照人口綿延的代數來計算較合理。

¹⁴高略組討論：村民敘述有相矛盾之處，如林昌海描述的林氏的 13-14 代人和軍閥作亂時間就不能夠對



另一說林姓本來只遷徙到附近的宰巴地區，在宰巴地區過著富裕的生活。傳說，林家在宰巴時，眾人分食一個雞蛋，雞蛋還沒吃完就飽了，因此糧食剩餘很多，十分富足。後有風水先生前來考察宰巴，發現山上有一片林地是林姓的護寨林。林姓的祖先遂請風水師傅想個辦法，讓村民們能夠多吃一點，免得吃不完食物，造成浪費。風水先生說，只要把山林裏的地多向下挖幾尺就可以。這片山林實際是林姓的龍脈，林姓祖先雖然下挖很多尺，但是泥土自己還會癒合填滿。風水先生說，需在挖坑地方填上金屬，林姓祖先照做，於是龍脈被挖斷。從此，村民們一人吃一隻雞也吃不飽，幾個人吃一頭牛也吃不飽，生活漸漸窮困起來，後來還遇上了瘟疫，最終全族人僅剩下三個寨老還活著。其中一個寨老遷徙到了宰林，一個寨老跑到了瑞里，另一個寨老則來到了高略。於是林姓的一支就在高略寨定居下來。

村中其他姓氏遷徙時間較晚，來此地後分別與大寨江氏和小寨江氏結義為兄弟，此後即在此定居。大寨江姓比小寨江姓先到高略。



2008年未修土公路以前，高略村與外界溝通不暢，相對閉塞，而正因如此，村寨本身保留了大量原生態的苗族特色，無論是村民的行為方式、生活習慣、宗教禮儀、還是村寨的建築模式、聚落形態，都保留了相當的原始性，因此具有較高的調查和研究價值。然而我們看到，在一條坎坷不平的土路通車後，村寨獲得了相對便利的交通條件，短短三年的時間裏，村民的行為方式以及村寨的形態都發生著迅速的改變：從單純的農業生產到頻繁的商業交換、打工潮流，從完全的木結構建築到磚的廣泛使用，傳統的生活方式無力阻擋現代文明的誘惑，亦難以阻擋村民改善自身生活的強烈渴望和追求。

高山四寨中的高略村，位置最靠近卡寨，近年開通可行摩托車、小車到卡車的道路，讓他們生活便利很多。高略組員住在村辦公室，住宿克難即可，

應，但林氏在小寨有傳承七代的百年老屋，或可作為其族源年代的一種佐證。



無衛浴設備外，且因本年缺水嚴重，男組員每天需提水生活較不便，是生活上最克難的一組。但組長是考古專業能吃苦耐勞，認為村寨調查就是這種生活，組員們也都跟著適應，不能吃辣也學著吧！¹⁵

高略組在調研後提出了：村寨保護陷入了一種困惑與矛盾。所謂民族文化遺產，究竟歸屬於高略村民，還是歸屬於更廣泛的國民——或者全人類？

走進來與走出去：高略組總結從調查結果來看，高略村與外界的聯繫實際上還相當被動，村民會主動出村打工，但打工是尋找被雇傭的機會，仍然是一種被動的關係，而對於村寨所擁有的有形和無形資源，則幾乎沒有主動開發的行為。一棵可供採伐的紅豆杉，如果在村中交易，價格在 10-20 萬之間，而如果運出村交易尋找銷售管道，則價值可達百萬，如果投入一些技藝，將紅豆杉製成傢俱出售，所獲利潤會更高。但是高略村寨的商業行為，仍停留在村中原始材料交易的階段，多數村民有木材或藥材出售之時，都是在村中被動等待收購者上門。村民希望改善生活，提高收入，但卻在改善生活的大路上坐等別人的發現，坐等別人「走進來」，殊不知「走進來」的過程就是侵略和掠奪的過程。

如果村寨想要提高生活水準，讓苗族文化積極參與到外界世界之中接受洗禮，並不是走出去為別人的事業打工，而是走出去為自己的村寨尋找合適商業溝通管道，在走出去的同時，積極瞭解外界世界，將自身的資源與外界的需要合理結合在一起。

高略組的江村長經營木頭生意，是個極聰明又有經驗的人。對於高略村的歷史、文化、行政，基本就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全能之人。他告訴我們他經歷的牯藏節經驗。村裡的婦女幹部帶著小孩穿著美麗的傳統服飾，陪我們到坡上唱歌賀節，天氣太熱讓她中暑引發牙痛，要看牙醫需到朗洞鎮上，村醫師是無法協助解決的。村裡的大專生放假回到村裡，在忙碌之餘陪著幫忙翻譯苗語，不然我們無法與老人家進行訪談。對於本組三位女組員在晚上或下雨的夜晚要經過墓葬區走過高低不平的小路到小學邊的廁所，忍受夏天不能洗澡的日子，應給予稱讚。

我在高略村住了三、四天，每天看見一卡車一卡車的木頭運出去，又是一片山坡林地被砍了。一卡車一卡車的紅色磚頭運進村裡，那家的木頭房子拆了要蓋比較耐住的磚房了。卡車經過的小路塵土飛揚，破壞山中寧靜、破

¹⁵高略村成員：組長丁雨（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博士生）、閻金強（天津大學建築學院碩士生）、柳聞雨（北京大學元培學院本科生）、陳羿錡（台南藝術大學藝術史系碩士生）、梁敏枝（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碩士生）。



壤山中的清新空氣。再一兩年水泥路或柏油路鋪好後，青山綠水木造房的景觀變化一定更大。

我們在城市在平地木造房成本高一點，住木造房是較奢侈的享受，但在偏僻交通不易的村寨磚房成本高一些，又較耐用，如何讓村民不想蓋磚房？

在高略村還有一件令我感動難忘的事，村辦公室對面的一位讀中學的小女孩在幫弟弟鏤傳統服飾圖案，她說隨著身高增長，他們小孩子倆三年就要製作一套傳統服飾，舊的不會賣掉就放在家裡的木箱裡，家裡有好多衣服。可惜我當時另有活動就離開高略村，很想看看他們從小到大的美麗服飾。近年他們生活也許會改變，但美好記憶如同木箱裡的美麗服飾永不變。

（二）高幫村

高幫村是高坡四寨之一，交通不便，以往受到外界影響較少，未曾發展商業和旅遊業，保存了較多的苗族傳統建築和民族風俗習慣，村子除了衛生所以外全部為木構建築、大多數婦女著傳統服飾、保留較多傳統節日。村寨依山而建，風景秀美，氣候適宜。歷年以來，高幫村是高坡四寨（高幫、高略、兩福和色同）的活動中心，保留了較多高坡四寨的共同記憶，村內有多顆苗族共同尊為「母親樹」或「生命樹」的老楓樹、舉行傳統娛樂活動——水牛打架場所的牛打坪等。但是隨著社會的發展，高幫村苗族不斷地受到外界影響，村裏的人通過外出讀書、打工等途徑走出大山，將外界的新鮮事物帶回來，過去傳統的漸行漸遠，牯藏節近 20 年未曾辦過，苗年已經讓位於春節，年輕人更熱衷於現代舞，蘆笙廣場裡苗族水牛崇拜石柱上刻上了現代五角星圖案。

在這個不斷變動的社會裏，這裏的一切註定沾染著這個時代的色彩。如何看待高幫村的現狀與歷史？如何認識苗族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的碰撞與裂痕？如何在我們對於少數民族文化的浪漫想像和苗族自身對於未來生活的憧憬之中做出權衡，進而有所作為？這些迫在眉睫的問題是高幫祖成員關心的課題。¹⁶

¹⁶高幫村：組長劉精衛（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碩士生）、郭維智（台灣國立台南藝術大學博物館學與古物維護研究所碩士生）、龔琳雅（台灣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文化資產維護系碩士生）。



| | | |
|---|---|--|
|  |  |  |
| <p>高幫村 美麗梯田</p> | <p>高幫村 三朝酒盛況</p> | <p>高幫村 組員</p> |

幫的苗語發音是「糾棒」，即苗民的意思。據村子的老人講，在牛打坪旁邊的坡上立有一塊記載村子起源歷史的石碑，是村子一位愛好雕刻的楊師傅所刻，內容是他根據從老人那裡聽來的故事編寫的。

大約九百年前，這支苗族由江西、福建經過千山萬水來到廣西、貴州凱里、北武下司、楊柳塘，一部分又來到下江黎平劍河到朗洞。居住在朗洞範圍內的苗族有十五個姓氏，分成了十四個自然村寨：上半寨包括高幫、兩福、高略、八九、色同、寨邦、九董，下半寨包括高便、岑最、色邊、定向、宰牙、岑向、岑門。由於朗洞範圍的苗族人數較少，這裏的苗民會同較遠的村寨通婚，東至對盟、榕嘴、岑德、岑埂、美對，西至凱里、北武下司、楊柳塘，南至下江、高文、高武、八開，北至劍河等地。約西元一七四二年雍正年間，高表大鸞黨告龍計寨二位姑娘張仰敬壽和李東計生出嫁到黎平岑德寨，一次兩位姑娘從岑德寨回娘家途經乃弄涼橋休息，吃午飯時被一夥「無涼的野心」殺害。乃弄涼橋離她們的夫家和娘家都很遠，夫家以為她們回娘家了，娘家以為她們在岑德，所以沒人來收屍。最後是當地岑扛的人發現她們被殺害。這件事在當地引起極大的反應，人人畏懼。從此這支苗族不再與遠方的親戚來往通婚，各寨派代表到朗洞某寨殺白水牛，規定只有「亂姓不亂房」，在朗洞範圍內通婚。從此這支苗族更改了服裝，形成自己的民族風情，十月過苗年吹蘆笙、踩堂跳蘆笙舞成為傳統的娛樂活動。

1949 年以前，高幫村全部都是苗族，傳說為是很久之前（約 1000 年）由江西、福建遷徙而來的。1949 年以後，通過行政手段遷移來兩家漢族：邱家和王家，他們都由朗洞鎮遷來。其中邱家的丈夫在以前是國民黨的官員，49 年後入獄死亡，妻子帶著兩個女兒和一個兒子被下放到高幫村，被村民收留並靠著村民接濟維生，隨後跟著全村吃著大鍋飯生活。王家的丈夫 49 年左右在各個寨子走街串巷賣些生活用品如油、鹽等。後來政府將其遷入高幫做小生意，以滿足村民的生活需求。兩家的後代逐漸融入苗家生活，均會苗語，但他們並沒有與本村的苗族通婚。目前高幫共 133 戶，只有 5 戶是漢族，一戶邱家，四戶王家。



高幫地處山區，氣候適宜，自然風景優美，民風淳樸，然而交通不便，經濟發展較慢，村民的生活水準較低。然而這些不利的條件使得高幫村保存了較多苗族獨特的文化傳統和民族風俗，包括吹蘆笙、跳蘆笙舞，穿著傳統民族服飾，建築木制結構的民居和公共建築，公共場所帶有傳統的民間崇拜色彩如蘆笙堂中央石柱的水牛角雕刻，而且流傳著大量的民間故事，婚慶喪葬也保存有傳統的儀式。然而這些所謂民族傳統的東西都染上了現代色彩。

苗族最傳統的吊腳樓也在不斷地受到漢族建築的影響，村民紛紛將過去養牲畜的一層改造成堂屋。像中國大多數普通的村莊一樣，人們嚮往城市裏的生活，像中國大多數的農民一樣，他們流向城市成為打工者。傳統與現代，在這個苗族村寨裏相遇，當一位在外讀書一年的大專學生說道，自己與這個地方格格不入的時候，我們如何緬懷這些漸行漸遠的獨特文化傳統，進而有所作為？

這些問題我們外界的人關心，更是與住在村子里的人未來生活息息相關。高幫村的整體景觀因為下往高略村上往兩福村的道路，從村邊牛打坪修建後，將村裡分成兩部分。景觀有點影響但整體格局還在，午後老人家在路一旁大樹下聊天，路另一邊一群婦女在樹下繡製傳統服飾，有多位婦女含較年輕者也只會聽說苗語，訪問時均需會苗語翻譯來幫忙。

高幫村組員住在熱情好客純樸的村支書家裡，記得第一天與王建文局長送組兩福組員路經高幫村。村支書在路旁攔我們下來吃過午餐後再離開，因兩福村長、支書等村民都在等我們不能停留，村支書還說返程時一定還要來作客。後來又進兩次高幫訪問，沒能留下用餐，但備西瓜等熱情接待至今難忘。我們結束考察時，村支書兒子考上大專院校跟我們一起回到貴陽到學校報到，這是村子裡令人高興的大喜事。

高幫祖因山上缺水生活有點不便，調研前半段天氣較熱，後半段因下了一場雨後，清晨有點冷外，住在木構造房一打開窗就是藍天白雲與綠油油的田地，真像來渡假。

（三）兩福村

兩福村包括四個自然寨。村民均為苗族，住戶數 350 戶，農業戶 348 戶；1425 人，農業人口 1421 人。村寨雖然在改革開放以來發生了較大的變化，但由於地理位置、自然條件、交通狀況等方面的限制，仍然保持了較為傳統的苗族村寨景觀及風俗習慣。但是由於近年來，外出打工的增多及通過其他



方式與外界交流的不斷增強，村寨內部也受到外界的強烈影響，村民思想觀念逐漸改變，很多傳統習俗在逐漸喪失。

兩福距鎮政府 7.5 公里，對外交通僅有鄉間公路（土路）和山路，水資源較為缺乏，物產也比較單一。兩福村包括兩福老寨、新寨、烏報和八九共四個自然寨，兩福新寨、老寨是其核心自然寨。由於地處山區，林地範圍相對較大，耕地較少。主要農作物為水稻，同時種植玉米、紅薯、馬鈴薯等雜糧及少量蔬菜，自給自足，經濟作物非常少。家畜飼養較為普遍，各戶幾乎都養有牛，大部分養豬，雞、鴨的養殖也較為普遍，但並未形成產業。林地主要出產杉木和松木，並有較多的珍貴樹種紅豆杉等。此外，山林中還可見油桐、野獼猴桃及各種灌木，但數量較少。

| | | |
|--|--|---|
|  |  |  |
| <p>兩福村 木房</p> | <p>過年過節路旁廟貼紙錢 祈福</p> | <p>兩福村組員與村民</p> |

當地民族文化、風俗習慣和傳統村寨景觀保存較好。民居依地勢而建，保存了傳統木結構民居的樣式，村寨內杉木掩映，構成了獨特的苗族村寨景觀。村內婦女日常生活中仍穿較為傳統的民族服飾，髮型更是具有濃厚的民族和地方特色。日常生活中的婚喪嫁娶也保持了較為傳統的習俗，鬼神信仰比較普遍，拜土地公、樹神的現象較多。傳統節日很多，除了較為重要的苗年之外，幾乎每個月都有一個小節。

當地村民大都說自己的祖先是從江西遷來的，遷徙的主要原因是受到壓迫。據寨老姜興宏說，他們的祖先最初遷來時，住在現在兩福村北面靠下的山坡上，當時的兩福村一片深山老林。一次有人來打獵，發現了兩口水井，井水非常清涼，覺得這個地方很好，想要搬來。就拿了一株楓樹和一株茅草來栽，如果三個月後可以生根發芽就表示這裏是適合他們居住的地方。結果三個月後，別的植物都沒發芽，那株楓樹卻發芽了，茅草也多長出了一根，說明風水很好，於是遷到了這裏。因此，所謂「兩福」指的是這株茅草和這株楓樹，但也有一種說法說指的是那兩口水井。

村民姜河望威的父親則講述了一個不一樣的族源傳說。他說自己的姜姓



是從福建遷過來的，原來有三個兄弟，一個定居在湖南，一個定居在四川，一個定居在貴州，也就是現在的兩福。

據寨老楊通學說八九的楊家是從江西一個叫 *naliang* 的地方遷來的，最初居住在現在八九附近的 *dangkei*，然後搬到附近的 *wangwa*，最後與薑家一起搬到了現在的八九。楊家最初因男丁單薄，拜了劉家（哪里的劉家，寨老表示記不清楚了）做保爺，才有了三個兒子，分別叫 *dangliu*、*wangliu*、*sanliu*，名字都帶有「劉」字，他們也就是現在八九三個支系的祖先。

八九的姜家據寨老姜興材說，他們是姜太公的後人。姜太公十三子被貶到江西的 *laliang*（苗語叫 *douna*），生有三個兒子。三兒子因為偷吃了準備祭祖的魚，而被貶到了現在兩福附近的 *longta*。剛開始是單身漢，後來來到 *wangwa* 跟楊家一起住。有一位兩福的姑娘比較勤快，打豬菜到了這裏，與他相戀，結婚，並生了三個兒子，分別取名為 *gujiu*、*guhuai*、*gunou*，現在八九的三支姜姓就是他們的後代。

兩福村從地圖上看到可通車的兩條道路，有一條路往朗洞鎮，有一條路往高略、高幫村，可能較發達。但實際上往朗洞鎮的道路崎嶇不平，一下雨就淹水無法通行，中間還路經幾處不像路的地方，目前還無法通卡車需要一筆經費才能把這條路鋪平。另外經高略、高幫通往岑最村可通車的道路，也是在我們調研前才剛修通。因此其傳統服飾、木造房均保持較佳。

此處位置較高，手機通訊不良，有幾次學員因下雨或訪問未結束留在村民家用餐，午餐晚餐時間未歸，大家都擔心是否出事？兩福村寨面積也較其他各村大，村裡路況不佳，且多穿梭在田間或山坡上，大多數組員都有滑倒經驗。女組員住在靠村辦公室較近的村民家；男組員住在較高山坡上，每天往返或夜裡返住處較不方便。該村也因夏季缺水生活稍受影響。兩福村組員生活也算是較克難的一組。¹⁷

針對兩福及周邊村寨的現實情況，如何進行村落景觀和傳統文化的保護。以下為兩福村組員調研後的心得與建議建議。

站在兩福當地村民的立場考慮，他們在與外界的接觸中，受到了強烈的刺激，因此希望在改善經濟條件的基礎上，享受現代文明帶來的種種便利。例如當地村民內心其實希望住上磚房，所以如果交通狀況和經濟條件得到改善，將會有大量磚房蓋起來，作為傳統村寨景觀最重要組成部分的木構建築

¹⁷兩福村成員：組長鄧振華（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博士生）、唐君嫻（台灣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與文化資產研究中心）、許明霖（台灣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張琳（北京大學社會學歷史學雙修本科生）。



將不復存在。

當前很多地方採取發展旅遊，試圖以經濟利益為誘餌，達到讓當地居民心甘情願保護的目的。這樣的做法在兩福及周邊村寨這樣與外界聯繫較少，缺乏經營開發經驗的地方自然是不可行的，即使在一些與外界聯繫較多，有一定經營經驗的地方也暴露出各種各樣的問題。

在理念上，必須是自下而上的自發式的，不能使用行政或其他手段將「保護」強加到當地居民頭上。發展地方文化教育，使當地村民從小認識到自身文化的可貴之處，據瞭解，當地小學開設有地方課，老師介紹說會請老人家來講地方傳統文化、教苗歌等，但訪談到的小學生都表示沒有上過地方課。因此，地方文化教育的落實，需要各個相關部門之間的協調和共同努力，以確保不流於形式。

不能因為保護傳統村寨景觀的原因而阻礙當地村民改善日常生活的需求。現代衛浴等設施也可以進入傳統建築之中，但要與村寨的整體規劃、給排水設施的完善等同步進行，這些在一定程度上需要政府部門的組織和協調。

雖然不提倡大規模地發展旅遊產業，但是小規模觀光對於村寨的保護有益無害。比如，百年坡作為周邊村寨聚會場所的功能近年來不斷衰落的情況，可以通過遊客的加入得到改善。不過在此過程中不會過分炒作，以保證人流量不會太大，村寨的日常生活也不會因此受到太大干擾。村寨的過分商業化已經使太多古鎮、古村落喪失了原本的村落景觀特色。

我第一次到兩福，是調研第一天送組員到村裡瞭解環境等，當天中午大家都是酒足飯飽，最辛苦的王建文局長代大家喝了很多酒。第二次我走了大半個村寨主體建築，並探詢週邊道路及老寨門，後因時間關係，只走了一小段通往百年坡道路，當時坡上田埂間遇到村民說到百年坡約還需兩三個小時，因太陽日正當中且還要往高幫村而作罷。後來組員說我走半天還走不到。第三次造訪兩福時，在小學小操場上看到幾位婦女在幫一家婦女編織作裙子的棉布，50多米的白白棉布在陽光下很漂亮，編好後大家還要幫忙染色。每家都互相幫忙編織美好麗、美麗的衣服很感人。

村民說走到百年坡可活一百歲。不是為了百年長壽，但希望以後能爬到百年坡，再訪美麗的兩福之地。



四、綜合討論

綜合 2011 年貴州榕江縣朗洞鎮苗族的調查，有以下幾點說明。

(一) 內容上敘述了較多村寨的姓氏與起源發展：主要是想記錄下百年來在村的展變遷歷史外，也體現漢族、侗族、苗族融合及通婚現象。關於各村寨的起源因為沒文字記載都是傳說故事，但留下一份紀錄是需要作的工作。

(二) 當我到每村每寨與學員一起調研時，這些來自兩岸三地的優秀研究生，每組都有成員都問我說這次的調研，基本上每組的特色都一樣，意義就不大。他們犧牲假期、犧牲暑期工作機會或其他研究計畫，也知道苗族村寨調研會必較辛苦，但這些都沒關係。他們希望他們的付出是值得的。我告訴他們這是一個文化圈，但是每村的發展都不一樣，除卡寨村之外，其他各村均無文字記錄。完成這份調研記錄，就是此次的意義。

(二) 關於住宿的安排，2008-2010 年，有住在村民家、學校教室、村辦公室或當地小旅店。此次原先考慮到每晚調查後均需作記錄整理，考慮會與居村民生活作息相干擾，因而決定住辦公室。但抵達當地後，有些村辦公室均是辦公設備不適合居住，且當地還有其他功用。因此六組只有二組住村辦公室。結束調查後，學員均反應建議住村民家優點較多，除生活上比較方便，晚上可繼續訪談，學員與村民彼此感情更深厚。

(三) 每組除五位學員，還有一位地方文化幹部陪同聯繫等相關事宜或擔任翻譯重責大任。五位學員主要分部分，一為資料蒐集訪談組，另一為建築物、文物等攝影測繪組。訪談整理資料以研究生為主的學員基本都沒問題，但可測繪、繪圖建築相關專業每組大概只有一人，雖有訪談組配合訪問，蒐集資料。但工作量略偏重，因此測繪組能有兩人以上較好，以後可請建築相關同學加入調研。

(四) 2011 年暑期參加貴州榕江縣調查的老師較少，但每組均有北京大學的博士生當組長，組長負責協調安排每天調查進度、每位學員職責，晚上十二點左右彙整學員當天的電子檔工作日記、圖片、影音檔。此次調查有 3-4 組學員訪談時，均將訪談資料直接輸入電腦，節省許多整理時間，因而此次調查貴州組文字資料稿進行極順利，晚上學員大多能將當天的相關資料圖片彙整給組長，並同時進行每人分配到的單元內容撰寫，結束調查後整體報告撰寫速度及完整性更佳。



(五)此次調查分六組，除上述的朗洞鎮五個苗寨，另有一組是高便村侗寨，原是要調查鄰近高便的苗寨，因為鄰近高便的苗寨或保存不佳或規模較小，因而調研前置作業小組在採點時發現高便村規模較完整，且可與苗族互相比較，因而選定高便村作調查。高便調查紀錄，擬與 2012 年 7-8 月湖南湘西懷化通道縣、廣西等侗寨調研另文討論。¹⁸

五、結語

以 2011 年北京大學村寨保護調查貴州組而言，調查工作是成功的且具意義。本次調查的村寨除卡寨因發展旅遊，有一些資料，其他村寨都沒有相關文字記載。這類調查應持續不斷進行，將一些有特色少數民族村寨歷史留下紀錄。

當我們在村寨的大門或交通必經之地，每天看著載著紅磚頭的卡車一部一部的開進村莊來，我們知道又有一棟造屋不見了。同時也看到一部接著一部的卡車把山上大木頭往山下運送時，知道村民的收入會增加，心情實在是憂喜參半。

想到高幫 20 歲的年輕村長願意放下城市工作回到山上當村長，極力想要恢復牯藏節的熱愛鄉土之心，彷彿看到昔日美好的文化藝術將再甦醒。但是高略村五十歲的村長說花費太多、太殘忍了，還是不要恢復牯藏節，他經歷了三次牯藏節，當了祖父，對於傳統文化不是不敬不是不愛，而是多了更多人性的考量與關懷。所以我們只能在還能保持文化傳統、文化記憶的同時，盡量去做盡量去保存，為自己為子孫留下一份美好的回憶！這個調查工作我們將再繼續，2012 要到湖南通道縣及廣西的侗寨，繼續我們關懷文化、關懷少數民族村寨又甘又苦之旅。

¹⁸高便村成員：組長李夢靜（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博士生）、周儀（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碩士）、李皓玥（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本科生）、林欣鴻（臺灣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系碩生生）、張紹偉（成都理工大學水文地質系）。



The Development Transition of Miao Tribe Village, Southwest of China(The investigation research of three counties in Guizhou area)

Mei-yin Chiang

Lecturer, Department of Visual and Media Arts,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Nanhua University

Abstract

Located in border area, Guizhou, Yunnan, Sichuan and Xizhuang, southwest of China, remain comparatively much more characteristics of tribal culture. They are also the key areas to protect, preserve and plan the tribal villages recently. Howeve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ribal villages also made some changes duo to the fast development and change of the times. With such rapid transition, we need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y developmen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tribal village. Moreover, how to preserve material and non-material cultural heritage of the tribal villages and how to offer the suggestions to preserve and reform the tribal villages are another important issues. The author who had spent time in Miao villages in Langdong Township of Rongjiang County in Guizhou in 2011 takes the comparison and investigation of these villages for example. She talked with the villagers about the trend of the part-time jobs, broadened roads and the change of costume and accessories. She lived, pastured and celebrated festivals together with the villagers. She also experienced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transition and thought deeply how to preserve and protec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ribal village in proper ways under the impact and change of economy and culture.

Keywords: tribal village, Miao tribe, material heritage, non-material cultural heritage

